

簡松州堂文集

簡松草堂文集卷十一

錢唐張雲璈仲雅

篁中榭唱隨集跋

丙寅秋予自廣陵還鄉上冢寓西湖陵苕僧舍高邁庵表弟出示篁中榭唱隨集一冊蓋其繼配汪孺人沒後邁庵輯平時閨中唱和詩詞如千首以誌悼亡之痛者也予反復讀之覺其外無滯機中有神悟不惟無閨閣結習直爲放曠之士閒逸之流所不盡到者足徵胷次開朗雖處困境不爲境困似宜生平無所疾苦偕老於君子乃忽得沈溺重腿之疾纏綿累歲未下壽而逝邁庵所云不止三反者是殆又一反也宜邁庵之輾轉縈懷過時而猶悲也雖然予抑有進者邁庵元配沈孺人結褵甫三載冰絃遽斷今汪孺人與邁庵爲閨房師友擊鉢分牋樂數晨夕大抵人生富貴利達可以不擇人而有獨此風雅之緣蕭閒之地又復伉儷共之求之百人中不能得一卽得之亦不能久實爲造物者所忌而邁庵居然享之至於二十二年且得藉以不朽其良耦邁庵亦

何所不釋於中哉孺人之孝慈戚黨咸知之惟所著或未盡知謝道蘊柳絮之才鮑君徽香茗之賦得邁庵表彰之孺人此心固已大慰於冥冥之中矣孺人慰而邁庵更可以自慰矣予與邁庵同抱騎省之戚然予妻嵇孺人生富貴而死貧賤既呼負負又無能爲此表彰反袂拭面有餘慟焉其何以對邁庵而不生慙汗也乎

跋解春集

錢唐馮山公先生景爲文精悍之氣不可偪視然皆有關世道人心之言不爲妄發博奧其餘事也康熙戊午薦博學宏辭不就在京師館項侍郎家有司營宮室梁需枿木難之有議請易大成殿梁者先生上書魏尚書象樞爭之事寢名震都下尚書物色之而先生旋遜與同里汪給事煜湯少宰右曾同學交密汪掌登聞鼓先生移書謂天高聽卑賴此一官之設爲達情宣德上下通呼吸之轉關戒以毋壅闕下情湯由編修改刑科給事中先生又移書謂足下才氣過人矯矯自命非不能言與不敢言者也而又移官於得言之地遭逢不諱言之時不宜隱情惜已於是汪有災地擇官河工汰冗死刑肆赦三疏湯有積貯本計監

守侵盜二疏又粵東所報賊焚劫村莊殺掠男婦督撫提鎮置之不問
湯又有特劾粵東大員一疏二人皆不媿言職亦激於先生之勸也事
見杭堇浦太史道古堂文集舊有幸草十二卷樊中集十卷解春集十
四卷雕板燬於火今盧抱經學士文弼先生外孫也料簡遺集久未付
梓吾友仇荔亭司訓爲詩云金玉斯文不可渝起衰大力竟何如盧郎
枉說精讎校不刻山公一卷書學士覽之瞿然卽踴躍梓行其序言里
人有誚予不爲公集謀梓者泚然汗下卽指此事也今刻止十二卷中
有向未梓者總顏之曰解春集然如杭集所云三書集中皆無之知其
散佚者多矣惜哉

張芭堂廬墓圖跋

家明經芭堂不忍一日死其親旣卜葬祿里山復築丙舍其側以致思
慕其友方蘭汝爲之圖今年春予自揚歸營先人窀穸寓葛林園芭堂
亦自海昌來止此相見甚懽出示此圖名人題詠幾徧復屬予贊其後
嗟乎予則何可覘顏與題芭堂之圖哉有先人敝廬不能守棄而僑於
揚州中間之燕之齊南北奔走老大無成迴望故鄉烏栖無託歲時上

豕雖偶一歸而去之復不旋踵卽今負土麤畢曾不能奉一日之祀又將遠行以視芑堂縛茅牽蘿依佳城以終白雲在天青松滿地慰春秋而懷風樹展卷未畢慙汗欲死雖然覽斯圖者孝弟之心油然而生他日誓欲持數十口渡江而南構一椽以蔽風雨往來南北兩山之間門闕長留蒸嘗無缺所以觀感興起於仁人孝子之前者未始非芑堂成之美也此芑堂示我之微意也爰識數語質之芑堂以爲將來左券芑堂亦哂其言而憐其志否耶乾隆庚戌三月中澣

春宵燒燭圖跋

天下有意如是而跡本如是者人得按其跡以知其意有跡如是而意不必如是者人不盡知之己亦不能盡言之必俟他人有以代乎言而其意始見嘉慶辛酉圖雙峯先生以翰林侍讀觀察楚北需次之暇畫春宵燒燭圖層闌曲廊外植蜀花二株兩女子擎羊角燈於花下先生炳燭當檻坐蓋取東坡海棠詩意見之者鮮不謂先生流連景光比之以寇萊公宋子京一輩人而不知先生之意固別有在也先生平時慕東坡之爲人東坡於元豐三年謫居黃東風裊裊一詩正黃州作也先

生銜

命來楚思得宦轍至黃一追東坡之流風餘韻履雪堂而步臨

臯想見當日網魚謀酒之樂故取詩意以寓諸圖此先生之本志也考編蘇集者此詩後卽係以別黃州之作蓋東坡於元豐七年四月量移汝州此詩卽作是年春無疑次年卽知登州旋內召由是而知制誥侍邇英連守杭潁揚三郡入爲兵部尙書如是者十年東坡生平際遇無逾於斯時者在黃州五年去黃時年四十有九而先生今年四十七與坡居黃之年相上下似亦有默契者事固未可以逆料也然東坡之至黃也以謫先生則遭逢

聖明膺特達之知豈服朱轡牽檐帷而泣

止建牙開府於焉是基又豈團練之責所可同日語哉或者曰黃於諸道中官最瘠先生意在黃乃先生之自下也是又不然先生世秉清德何地不足見臨民之操遽屑屑焉衡量於貧富間亦淺之乎測先生矣抑雲璈竊有喜者使先生如東坡之例以次至杭必將節制吾浙再繼坡公之績而其時雲璈以部民入謁戟門花時置酒重展茲圖追維曩昔非獨鄙人之幸是亦先生所樂也爰謹述其意以爲他日之證云時嘉慶辛酉嘉平望後六日

閨秀朱雨華畫扇石刻跋

乙丑春德清徐甥葭室來貽予許氏所摹梁山舟表兄跋其邑閨秀朱雨華畫折枝海棠便面石刻稱其生秀圓潤出文淑憚冰一流之上其所詣可知已予見跋而未見畫有餘慕焉憶往客楚北在友人寓齋見陳氏女子雲珊畫冊十二畫心高不過六寸寬又減其一皆著色花卉無不精妙中有荷花一幅止一藥一葉而葉已滿其幅鮮翠欲滴藥則循邊而上亭亭出水其下荇藻交橫儵魚十數頭出沒不定令人對之有濠濮間想非胷中具百頃風潭氣象未易有此筆妙也不知雨華之藝能與頡頏否雲珊有自題一絕云碧池風動鏡奩虛乍見紅芙出水初只恐鷺絲容易到蓮花葉大好遮魚亦雋永可喜因朱氏便面而類記之以附梁跋之後

跋學士梁公隨錄橐

右卷爲山舟學士隨筆摘錄之橐其從孫久竹明府因而裝之學士書法如日出博桑照耀天下名且逾於海外兒童走卒獲其片楮皆知藏奔矧士大夫乎又矧其子若孫乎生平隨錄之本甚多大半爲人所竊

向有屬辭筐舉一書手自削橐復命久竹以精楷寫之後并清本底橐胥失之以無別本此書遂佚久竹至今以爲恨嗚呼是誠可恨已此卷雖非所經意然寸羽片玉皆吉光崑山寶氣不可磨滅亦見後嗣零星掇拾不使先人手澤絲毫湮沒其賢可知也以未署款故贅數語於後以歸之嘉慶二十五年十月小雪日

跋外祖梁谿父先生手書詩橐後

外大父谿父先生手橐接山太守裝而藏之先生素不以書名亦不爲人作書故傳者絕少向有詩橐數束接山幼時曾見之後亦散佚僅餘此橐書法蒼勁樸茂宜接山之珍若鼎彝也佳城在西湖葛嶺下詩所云破土者卽此先生雖極人臣之養然自以諸生終立意於北山卜吉前孤山後葛嶺隱然以神仙處士自比時已受一品封墓道應列翁仲羊虎之屬而無其地方踟躕間一日舅氏文莊相國自都門寄一券至乃唐氏棄地而質於文莊者規其處適當門闕前先生大喜以爲天賜也卜遂定此雲璈素聞於山舟表兄者今讀詩悉合事亦奇矣因敬觀而附記所聞於後時嘉慶二十五年長至月外孫張雲璈謹跋

跋舅氏梁文莊相國手錄蘇詩本

相公書法早年師文待詔終致力於顏魯公此似初由文入顏者故端莊中時露秀逸之氣平日所鈔書成帙甚多是本止一冊無起訖蓋其未竟者接山主人襲而珍之不忍先人手澤稍有零落也雲璈生也晚不獲藏弄隻字今見此冊仰感渭陽有餘慕焉道光紀元辛巳上元後四日外甥張雲璈敬觀并識

跋趙蘅士所藏梁山舟先生書札卷

古人碑帖簡札居多以其隨手所作自在流出故神韻天然蘅士參軍取山舟先生所與書橐旣勒諸石復裝墨蹟成卷先生筆札妙天下求書徧於海內獨書札非其親故不可得故尤可寶卷中辨喪服一書更有關係雲璈與先生爲中表兄弟又久客外三十年中魚雁往來所積盈一篋後遠宰楚南亦攜以行簿書鞅掌久不省視一日檢之盡爲白螳所蝕無片紙存悵快累晝夜幾廢寢食甫一月而先生訃至矣豈神物隨而俱化歟抑亦先幾之兆也今僅存先裝之一冊及後寄數函而已生平恨事無逾於此蘅士見示此卷悵觸於懷迴憶昔年絮語重疊

千里如覲面今人琴俱杳悲從中來因觀此而附記之愈以見茲卷爲難得之數也已

跋金桂堂尺牘冊

桂堂金君彙其家藏簡札成冊見示首列先大夫手札一通爲之目瞿并知我兩家先世交誼之厚吾輩復得過從無間淵源洵有自也雲璈少孤露隨侍日少手澤無所存今得觀是札有餘慕焉冊中除先輩親炙外半皆舊識而歸道山者已十之六七若非有心者蒐羅什襲幾何不隨煙雲之過眼知非獨爲先世酬酢用深意於其間也因敬觀而附數語於後壬午三月三日

再跋金桂堂尺牘冊

桂堂旣彙其先世往來簡牘成冊復取戚友通問手札裝之其於筆墨之緣可謂深嗜而篤好矣乃惡札如鄙人亦儼然廁於其間展之顏汗昔人論五律云如四十賢人雜一屠沽不得惟書亦然今毋乃屠沽我乎是擇焉而未精也旣而思之亦有義焉名花雖貴其下必有綠莎輕蘚以相掩映夫綠莎輕蘚得相雜於名花之間亦莎與蘚之幸也故始

媿之而終安之

吳昆田先生重宴鹿鳴詩卷跋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翰林編修吳昆田先生重宴鹿鳴今年春先生曾孫善揚裝其詩卷自吳門郵示距宴時已三十五年矣卷中惟大興朱相國原唱先生和之王韓城相公又和之韓城固先生督學時所拔士也通卷爲山舟梁學士所書此外別無篇什良以德高望重未敢易於語言也善揚屬題卷端無論雲璈不文未可佛頭著穢且諸大老在前山舟學士尙錄詩而不敢有所作雲璈何人貿然奮筆豈不妄甚然賓筵鉅典故老風流數十年後尙得見其詠歌如親盛事不可謂非厚幸後二十年丁卯山舟學士亦踵其事殊遇有加回憶錄詩時似非始願所及蓋均有數存乎其間不可彊也亦惟厚福者有以致之非倖邀也雲璈與公子闍齋廣文交有年本居羣從之列亦何敢竟無一言因謹識其後以歸于善揚道光二年壬午閏三月

徐少宗伯詩卷跋

德清徐蘋村先生以侍講家居循陔不出

聖祖仁皇帝南巡卽其家累晉至少宗伯海內榮之復享靜園尙書潔白之養年逾九十福壽之隆莫與倫比有道貴堂集行世此卷殘稿爲先生曾孫恕齋廉使裝潢據跋云有數卷蓋當時分與子弟輩藏之家塾故星右得至今藏奔焉吾見世之子弟於先世著述漫不經意往往散落於煤炆蟬蝨之餘者蓋不少矣更何有於零賸剩槩乎此以見徐氏懷祖德於數世之後爲難能而可貴也星右於世次爲先生來孫之子爾雅謂之晁孫余之彌甥也喜其能守謹識數言以歸之道光壬午七月

汪水蓮先生眞蹟跋

水蓮先生工書法而當其時名不甚著迨後漸知什襲今則零縑賸楮皆如拱璧而已不可多得矣是幅無款梁接山太守得而珍之雖顏筆生紙而精氣奕奕可貴也雲璈三十年前曾於許氏見先生手錄摘本十六冊作小行楷并用朱圍校定精整可愛索價甚昂窘不能售不知後落誰手至今有餘慕焉先生淡於進取雍正己酉當拔貢士人爭欲得而忌先生名如讎先生引疾不試學使者廉知之怒督校官促以來

卒拔之並促其隨牒入都先生謝之而終不行先中丞受業門下後嘗道其事其品誼可想見卽所書劉西江一則正先生自道也

孔谷園書冊跋

近時論書者多云南梁北孔謂山舟學士與谷園舍人也學士有與孔谷園論書十二則多推崇之刻在嘉善謝氏望雲樓其造詣可知矣孔公親炙天瓶尙書之門尙書宗法魯公駿厲嚴肅孔公得其神似是冊爲德清徐氏家藏彌甥星右雅好翰墨從而裝之孔書石刻行於世恐精湛終不及此墨蹟也其小楷能懸腕書尤稱絕技梁孔書雖齊名然持論亦有未合大都梁用弱翰孔用彊筆翰弱則力全用於腕筆強則力半藉乎筆余嘗合而較之梁性靈在功夫之先孔性靈在功夫之後性靈勝者如仙功夫勝者如佛人樂於遨遊四海而憚於面壁九年亦自然之情也世之善書者或是余言

跋汪水蓮先生眞蹟

先生書法得蘇長公之神然東坡非佳紙不書余所見先生書多生紙此幅亦然而局勢寬展墨色不暈不枯非腕力未易臻此惟收處多渴

鋒則紙之使然若得佳紙更不知若何豐美也良由當日求書者未明作書之道以生紙漫求之而先生亦漫應之殆東坡雞毛筆之意與

簡松草堂圖跋

予昔有三影閣圖高邁庵表弟融會張子野詞意而爲之者後又以簡松名其堂未暇圖也一日金君芸舫遣送長卷至乃倩徐君岡爲畫簡松草堂圖見贈長松十八草堂居其中茅亭峙其右雲水竹石景物幽邃筆意森秀芸舫之貺我良多矣憶予去梅東而客揚州家無一椽歲時上冢偶一來歸多寄表兄梁山舟學士廡下或寓湖寺如是者逾三十年後遠宰楚南又十餘年旣解組始典屋於城東之千步廊卽梅東故里心甚安焉不二年其主贖券以去遷於紫金橋又二年抱西河之痛遺逋盈萬所居將不復能保不惟三影之閣久託空言而簡松之堂更成虛願老至耄及身尙萍浮欲如茲圖竟復何日芸舫蓋深憫之而以此示其意與抑厚望之而以此善爲頌與噫可感也尤可慨也道光癸未長至月

馮刻名人尺牘跋

表兄梁山舟學士購前名人及國朝諸老尺牘至七百五十餘家萃半生之心力集一時之大成此學士生平最賞心之事余所目擊欲刻未暇金陵馮鳴和假其本擇尤者而上之石馮君於書法深故其鉤摹及氈椎之妙迥出時手茲帖又屬自爲藏弃之榮非因人役者可比故神氣奕奕照人眉宇學士能聚之而未及傳之而藉馮君以傳刻成學士尙爲之跋在歸道山前止兩月其有功於學士甚鉅其有惠於藝林者更不鮮也今諸墨蹟爲文孫輩分守雖什襲其家欲出而問世其勢甚難馮君茲刻豈非吾黨之薪傳佛家之龍象乎因喜而附識於後道光丙戌夏日

馮刻頻羅庵帖跋

山舟先生手書徧天下如珠玉之不脛而走藏弃而摹刻者正復不少其哀然成集者吾所見濮院陳氏之瓣香樓海鹽吳氏之青霞館餘未之見今得鳴和馮君所刻而三鳴和摹先生之書極多自先生沒後世之寶真蹟甚於辨才之藏蘭亭祕不可見鳴和獨出所有勒石以公同好賢於辨才遠矣鳴和金石之功其最著者莫如得楊忠烈公劾魏奄

二十四大罪手疏豪并乞先生補後四大罪之缺出己資上於石其闡揚忠義豈尋常冒次所有耶平日於先生書心領神會故一涉手而精氣溢於行間瓣香樓帖亦其手刻皆可寶也道光丙戌早秋

松陵四子遺像跋

吳江翁君小海摹其鄉先輩計

東顧有孝

潘耒

吳兆騫

四先生遺像郵

示謂之松陵四子展視奕奕有生氣洵爲入神之筆四子者其出處不一其懷才不得志於時則大略相似其人或甘沈淪或遭罪譴雖潘稼堂太史入金門上玉堂受

聖主特達之知以爲可吐才人之氣矣而少櫻家難流離顛沛仕亦旋斥所謂詩人例窮不知誰徬之而誰主之也夫天下豈獨四子然哉松陵亦豈僅此四子哉天之於此數人分其靈淑之氣以生之畀其沆瀣之菁以成之乃與其才與其識而獨不與其遇改亭有經世之略論事能動史閣部雪灘亦遊陳黃門之門稼堂從數千里持梗氏遺骸間關以歸是皆抱經濟負血性能爲人所不能爲未可僅以詞章目之卽漢槎之賦能邀

睿賞而不蒙雞竿之赦豈天生之而忘之而又忌之

耶不惟忌之且摧折之困苦之以瀕於死不知天之有意歟爲無意歟
直不若予以庸庸之福爲世間不甚愛惜之人何苦顛倒其局以動後
來者之咨嗟太息此翁君所以不平而圖其像也雖然君子疾沒世而
名不稱而四子至今在人耳目似亦可以無憾矣嗟乎世固有如四子
之才有四子之嗇而并不得如四子之名者是又望四子而如在天上
也尤可慨已翁君名維聞其購求四像而手摹之閱五寒暑而後成誠
有心之士云

前乎此松陵四子爲董二酉吳炎潘耒章張雋皆罹莊史之禍著作
多不傳由其無識而入患難未可與後四子比矣

自記

跋竊憤錄

南渡錄一卷竊憤南渡錄一卷續錄一卷薈泉黃君客蜀得之蒲坂崔
東南因借錄之書署辛棄疾著專志靖康之禍以鈔本訛脫屬予共校
此書予早年曾見槧本但名竊憤錄無南渡字樣此二帝北狩事本與
南渡無關今槧本已不可得無由校證然書實僞造嫁名幼安者也按
其前後似是朝夕隨侍者所日記故纖悉畢載非後人追敘者所可詳